白雲稾

白雲藁卷之七

天台朱右著

遊雲門五記

始遊靈峯寺記一

於越郡之南三十里大山二一曰會稽禹穴在焉稍西南十里曰秦望始皇封表之山兩山之間名山水泉石勝地殆以百數綿亘數十里始雲門靈峯陽明法華又其奧區也至正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青田劉基伯溫汶陽李伏子庚洛陽富處善好禮越僧友機玄中與天台朱右俱往浴舟南出城沿鑑湖東直南十里至于陽明山下陽明為越中洞天岡巒峭拔巖崖嶔崟乃會稽並山郡乘以

神禹葬裘冠其地自陽明通大谿深水合焉又五
里折而西又北瀉若耶之水出焉又西南與畢至
乘靈峯與下靈峯水滙然而入耶溪當兩澗合流
爲濵民橋其上有庵水初出人皆游山中所產竹
木薪炭流流至是輒易而聚之民居湊集于皆
金舟西行一里許換舟至寺寺僧又奪方舟具籃
輿出迎客捨徑間行二面亦蒼翠夾除道澗水自
寺出出幽幽然有聲又清洌可愛蹇邐遙望山麓
田勝間大松兩鶴巢其顛翩躚號鳴若喜客至者
寺之後有靈峯故以名其寺相傳峯頂嘗有金鶴
来鳴飲泉其上下有流泉二一名慈濟泉僧言詳

光禪師嘗以此泉瘉病者一名活水亦與泉旱歷六
不竭二泉分東西流出寺門復合焉迭後湧閣六
搵大松環左右竟日夕如風雨至如奏簫笙發天
籟其聲變萬狀郡守白野公爲題曰松風閣寮客
皆盤桓其中一境之勝盡可覽取其登談酒宴客
衆以次聯句復命題各賦詩獨青田詩花就諸公
興方未已黙吟且行每句成臨眠予君攬予抽思
予與青田之子璉避他室修頃亦就衆客歡笑晚
就睡閣上榻皆連設無次序汝陽冨縣禮避書諸
謹歡餘各出所意相嘲謔至盡夜分惟予與二僧
訥不能復是年十二日也

[illegible]靈峯及雲門誌二

是夜天雨至旦稍歇晨起望雲氣在西北如蒸餴如兜羅綿遂而下着叢栢白浪在太海中動盪崇定時雲門寺主僧君秀齋命輿人來邀客覽皆辭靈峯慶帀橋南出谿徑循若耶谿而上兩山谷左右夾道或蹲或伏或偃或立或仰而欹或趨而特或蜿蜒若虬龍或飛翔若鸞鳳或如傘蓋如舞袖如晨詰如仙人袒腹踞傲太坐如宮女冠帔斂容而立如麒麟如卧牛如奔象如鵝鼻如鹿頭如木禾如靈芝如慶雲又如帆如旗如酒甕如香爐山中人亦各以其形似名之千態萬狀真使人應

不勝秦望山正在其西五峯矗起高下比肩森列甚整相去近遠又均自餘衆山皆其支別也東迤則首鑄陶峯刺浮僊之巖駐蹕嶺及東山西眺諸峰在焉故若耶水為最遠迤行不十里地忽平曠衆山環繞若堂奧然水出徑路傍東北流入自西南入至辦社塔之轉而西直秦望之陽雲門六寺在其下樓觀疊出烟霧間溪流清駛潺湲作聲巖上有嘉木美竹平林茂鬱奇石嶙露雲日下禽鳥和鳴魚鼉浮浸舉熙熙皆自得也衆客舍藍輿步行悠然神怡曠然心舒性真湛然不為一物累者亦快矣哉行二百步憩廣孝寺歷句亭亭楣間書

令名次詣列以酉下數衆卿而誦詩僧出延客
汲井步至寺游息一室爲茗飲有至上人者自言
天啓次請登存青閣置酒俎出小冊記詠載籍歷
歷觀之有張燈宴坐壁又與機上人論碁戲樂客
不置亦枰各探口談相角敵較勝負不甚錯迕劉
李側聽默識知其技優劣乃令取枰來堅自以爲
今無能敵劉撫應之未有失一堅竟不勝志終不
屈好棋從傍聯聯若鼓譟者聲振於壁而已夜將
半遂就宿焉

遊雲門諸寺記

明日李衡來候客延坐一室面長松偃蹇如老龍

鱗甲堅硬骨力勁健枝葉森戟如蒼髯撓舊筋介
呈露勢直欲挾風雨沖霄漢上騰而繫尾巖巒者
顧況舊題門前長松樹即此也今千年矣松下有
瀑泉極清冽僧言舊爲葛洪仙人鍊丹之地至今
井上[illegible][illegible]如流光忽有忽無井中見松影又若[illegible]
巨蹊浴其間蕩漾不定客覓罷徘徊久之復出游
往他寺自觀音亭西行一百步曰雍熙院又西行
三百餘步曰興福院興福之西又有未來寺廣蔭
弗稱其三寺殿堂室廬皆接連廣孝徒侍遊人勝
曰皆指廣孝爲雲門之最將至雍熙溪上有新亭
名好泉亭蓋取范文正公題詠語也寺有壇名松

花壇唐呂渭[illegible]八人茶宴聯句之所舊刻在焉過興福院求隨僧永禪師筆塚墨池故蹟今旋蕪沒諸公即秉興遂廣孝獨予與機七人拄杖支西入山徑涉澗道見流泉玉色可愛覓之必有源果得之山下一巖穴廣不踰尺泉脈涓涓然不竭其色白有細沫如乳匊飲之其味甘飴唐顧元微之嘗作齋其上也稱醴泉或者從之山中遊人多取以烹飪絕勝他水亦呼爲白乳泉云

自雲門過法華山記四

文明日出廣孝院東行至辨材塔北過小徑傍山麓西行五里度不負嶺相傳唐蕭翼取蘭亭序時

登茲嶺闗視喜曰不負此行矣後人以名嶺嶺路西出回望東山諸峯嶄然秀拔蒼翠蒙密日光浮嵐輝映掩冉如羣仙逶迤停驂其上上侍始青天翩而鸞鶴旂纛森從旁午無復有塵坌氣嶺以北諸山皆趨出鑑湖拱護城郭見城上雉堞參列烟井如櫛而蓬萊蕺山寶林諸峯及官治寺塔又裒然高起皆在望中下嶺坂忽折而南出則見秦望之陰山勢雄健若萬馬馳逐自天而下至平坂稍頓止又西南行五里入峪谷谿徑闇嶂象騎塞文一里出小盤谷見秦望以西之山嶄嶠犇行特起十峯蜿然如巨魚揚鬣張鬐蜒蜷趨羣峯迭闇

雙澗出馬容度南澗尋十峯下有擣衣自潮音
流處循澗道西谷法華山山在十峯之北行三里
製有亭題曰越山第一峯蓋自郡城言也予登覽
憩亭上衆客皆先予行予自亭西步行三百步許
永南入澗中其上爲君梁傍山巖上大稻蘭森森
理相違大各數圍高百餘尺又西行五十步歸路
平衍有亭曰林壑之亭面南山羣峯互挹參差可
法華天衣之寺時寺僧已先迎諸公入寺與機注
入盤桓亭上各賦一詩比入寺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陽起曰君得無乃成章乎予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陽書青田即應聲倚和亦令歐陽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文爲記其所自太書之復屬和予韻好禮倚軒檻面山吟哦未已衆皆攬其思徒亦就好禮遂作一長詩派序其所以俱書留山中尋出所載酒殽要詩僧同飲時主者宗師及弘上人俱出城中未歸客頗歡洽

飲天衣寺臨清軒記酒

還夕飲酣將就睡弘上人太呼以入曰客何爲來者既又大呼曰皆貴客也胡爲乎來哉李公以酒勸之飲上人欣然飲復出酒飲客予不勝桮勺且與璉先睡三公與弘上人各暢飲且飲且謔歡笑聲竟夕遂宿寺之方丈明日弘候客起領觀縱衛

佛銅像云自水上流至者又出所藏南梁朝所賜
袈裟鐵拄杖并唐李邕所書碑石刻云今皆[illegible]餘
常邑遊至其室坐臨靖軒軒前清流水泠泠其
下竹樹森蔚黄石白砂羣魚涵泳仰見初日出林
杪間光射窗牖如神人駕火輪旋指而上霞彩絢
爛金碧爍人其景殊異客相樂或彈琴或賦詩或
和韓黄舊人詩韻各出奇語以相勝復飲酒不已
須臾客醉止人亦醉客皆籃輿出上人策蹇驢送
劉松醉呼曰跨上人騎驢大可笑也又與衆客聯
句詠之自林壑亭東出澗口折而北行許里至溪
埠遇示師于途師蓋知客遊而歸邀客回寄曰

予興盡矣師又出酒勸客客上弘上人復戒舟送客客舍輿就舟舟北行十里至城西南門經寶林山下日已莫入訪能仁寺宿俊禪師方丈出山中賦詠質于禪師又談笑至夜分晉田公命右記之汶陽仍書雜詠爲什倂緘爲山中故事右惟昔人有序遊有紀行有山水記蓋幸山川之有遇也故名垂而不泯若雲門幽勝自禹會秦巡以來名人巨公探討題詠亦既徧矣豈待予今日言耶然幸予之有遇於山川則不可以嘿於是乎作遊雲門五記

右雲門五記予與宋君同游時所著也辭意嚴

整事叙慘斸會稽佳山水察然在目曉暢可謂善紀述者矣予三復讀之不能去手因喟然歎曰司馬氏周覽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雄深雅健謝康樂娛游歷窮搜泉石其詩益清粹幽遠皆足以傳誦後世者是有藉於山川也朱君適山水之樂有契乎中必形諸言足為山川之助可指

遊四明東湖諸山五記

自郡城至育王山記

四明郡當浙水之東世傳方丈蓬瀛在焉故其山川融結形勝偉特外障巨海內絡湖渠潮汐交灌遂為沃壤去城十舍遠為東湖環之五十里波蕩清溢坻島洲渚參差其中寺宇樓閣望奇觀層見疊出與水光顛倒下上寥廓瀰瀰下臨無地菱茨芙蕖溪魚水錯生育日繁其抵岸峯巒秀出堂奥幽邃陵谷林麓穊然而陰翳然而崇羅列四周若天童鄮峯大慈諸名山正據其上水出澗壑凡三十有六衆流委焉四明佳山水之勝舟輿觀望

浮游之美悉萃于此至正辛丑秋八月天台朱右訪舊郡城留連旬挾一日羽庭劉公謂曰子好歷覽則凡大江南北靈山奇秘殆且盡今四明東湖在近壤而天童育王又天下甲山名刹不可不一遊也於是偕公之從子鼎元敬餘姚胡璉宗器舟出甬東由湖北河夜抵鄮峯下寶幢亦明日舍舟陸行不三里至阿育王山見寺門穹碑題曰鄮峯思閣之記即朗誦未已奉主僧照公出迎客至舍利塔所嚴宮陰閟光怪恍惚若有起人敬嚮者甚山川之裝靈與延入坐閣下備湯膳令日本僧俊領客探勝登明月之堂對玉几峯茗飲延從寺東廡

出徑道過妙喜泉可二里許緣山峭崖過曲此為
靈鰻井井七穴如星聯奔泉脈潜通沙井明净有
黃金色又呼為金沙井旱禱則雨今山北有祠之
轉北麓登小嶺紆回巖石上有巨跡如人足形俗
呼為佛跡巖又西北上百餘步古塔巍然高峙山
巔謂昔晉永康年間舍利初止處梯躡而上七級
至絕頂見瀛海浩瀚無際所謂十洲三島彷彿在
望中吾入雲霧四顧城郭民居湖與原隰歷歷可
覩神思飄逸若鴐飈車而騰者亦快矣哉下山
憩光公新築草堂復入寺過西廡訪璉禪師塔得
蘇文忠公所製宸奎閣記讀之盤桓大覺堂上僧

復與餘圓留止宿予既得山中勝槩將從天台遂出山是為十有五日癸巳也

遊天童寺記

日將夕出宅几峯南過白雲山未里許入小白市烟樹轄湊居民稍集又東行三百步許楔特起標曰萬松關關內蒼松離離夾徑道始長入偃立交執戟或荷殳騎肩鍾武若迎客狀等十里未斷絕將至寺圓月出東山臨松梢上白氣清光朧矓奪人目其境益勝自嶺翠亭又百餘步入寺門高垣如城新亭崒嵂甃石為池泉流渟滀乃循池西折北上廊予有容陋隘心目仰見傑閣拔起雲漢層

簷暈飛列星下臨灝氣迴薄昏鍾鯨鳴不聞人語
恍若與安期羨門神遊清都之境飄忽騰翔而非
人世間遇也少焉寺僧鏡上人偕祖達記室天與
箴上邀至方丈宴坐以息明日起登閣雲氣在四
山出沒松濤交割晦明前峯環抱靈祕窅勿疑若
無路一朝夕間景狀頓殊向者所見既不復得恍
恍如夢中爾僧云此閣今住持元明禪師新建
錫號朝元　東宮大書扁額雄麗為東南最因索
賦詩予與胡劉各賦一首其山蟠九支匝圍寺宇
源自太白山來奇卉異木雜產于中昔啓禪師入
山脩道天遣童子下侍虎為跑地給泉故以天童

名山宋紹興宏智師行業益著大闡累祖今葬東谷名人誌刻可考也

大慈七山寺觀記

又明日丙申行萬松關不六里入小徑又八九里度木六嶺將訪史氏七山寺觀道經下水溪谷盤聚山水明麗人指為史之先二世墳塋在焉地理家謂三相二王之兆豈其然歟復從下水入山南谷勢益窈曲邃然深秀七山寺觀星列碁布于十數里中自妙智寶華二寺抵衛王墓下見宋理宗所製碑巳刓剝不可讀出慈視嶽仰見三峯拔地千尺林巒池壑益增奇勝于時日落西崦嵐霏憑

揚四山盡紫樓臺參差掩映木杪其境為七山冠
遂宿大慈噩夢堂康穆菴二老衲偶客山中顧以
別遇見為喜殊甚相與劇談慨今念昔坐至夜分
蚤起出山門東行三百步有寺曰悟空寺僧迎客
具茗又東行二百步轉山北麓當大慈東峯下有
觀曰悟真又北行三百步入山東麓曰太清之觀
觀以南出循山趾迂入北山之南麓曰旌德之觀
三觀縱列兩山間共奉衛王夫人潘氏祠堂道士
薛克明予同里人也遇之旌德一見道舊留設酒
散醉復回寺戊戌薛君復來引客度嶺過報恩院
史太師及越王墓出上水湖岸訪袁文清公祠見

故人孔肅夫氏肅夫有文行自溧陽辟地于茲既見命舟入湖抵霞嶼寺石洞深窅目為小補陀復登舟過月波而日莫矣因思史氏三世相宋歷二朝四十年間無復中原之志乃安意於山川奇觀之美構禪老之居動至萬間至於無地可容然後已田園之入亦復是稱何其用心之若此耶

過大梅山宿護聖寺記

自東湖上水入山南行四十里歷草莽緣澗壑降陟坑谷度絕崖嶺至大梅山世傳梅子真煉丹今保福寺在焉寺中有何衣池為法常禪師所始東有龍嶺以師剛能居士而名也說

西來與師問荅言下深契既別去師作偈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更移茅舍入深居遂踰前山相去二十里止今護聖寺有峰巋然從地秀拔上如覆釜西截溪澄洛獨秀峰的峰北拆而西行三百步轉山背少下百餘有山蜿蜒起伏風氣藏納為常禪師塔所相傳師在山時久絕人跡惟一象一虎自隨師沒虎銜石疊塔葬之象就死師塔傍象復銜石葬虎既而度海入洲島所謂象山是也其石皆圓淨堅勁狀如鵝鸛子磊磊連屬今千年已復自塔北攀躋深居則殿宇高敞樓閣重複拾級而登轉旁越之東住

山太斯道創新堂禱曰師子當寺僧履道太選太
留宿履冲澹宣慈若明心理性之切特深慕常師
道行遊自徑興來止其處是夜天無雲澄涌星明
概危氣旋薄風聲撼鳴與人焚香默坐徐而面答
物圍形兩間萬有不齊起聚消滅成併壞靈真殆
夢幻浮世功名與兒戲等色相既空去復何有豈
古亘今一實際爾信乎不依形而存不待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也會吾與吾君尋靜
坐返觀澄思徹微神遊遠矚視外物皆吾分內其
樂孰多視外物皆非我有其樂孰必爭應之曰天
地萬象本同一性已應不在先未應亦在後師選

上請質吾常師二君大咲取韻足詩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

訪金峩寺泉石軒記

余往游金陵同郡客詣上人從龍翔訢公業別去三十年上人出主鄞之金峩曰往訪焉自太梅山西行十五里有山峩然峻極千仞而爲堂隱樓觀頂藏惟鐘磬聲隱隱出林谷間予至憩山亭看楣間題詠上人迎客逶迤循徑道入始見金題曰眞想之院過東廡讀史越王浩所爲碑已而進方丈坐泉石軒面勢蕭石林立縱衡側正斷齶磴礐參錯高下藤條蔓荊棘拂披蘿薜連絡巨者細者

斜者直者尖者平者詭者倚者懸者墜者偃者伏者白者紫者峭者滑者首出者倚柵者臨壑者如象奔者狼狼者熊踞者虎怒鬬者牛下飲者皆天作地造千態萬狀呈奇獻巧不可勝紀時吳雨初止水行石罅間清泠泠洌洄洄幽幽滔滔若若湛聲潨然其色淵然微漾成端輪流成沫淺者深游深者澄澈峻絕者勢奔洄瀠者蜒蟠委下者頓深激衝者轇轕若鏘鳴珮奏廣樂乎几席之下茲泉石真樂也予志此久已安得一日奇遇若此者乎世之人輦石累山甃渠引泉以供玩好烏能有此令吾目擊而心快耳滌而神怡殆將坐盤石酌清

泉日與之俱化而不可得方歎羨未忍去上人宴軒上請書爲記明日過東山謁鄭丞相墓遂出横溪入城自遊歷至此凡十有一日也

四明佳山水而東湖特專其勝余偏比邑念一遊未遂也一日天台朱君伯賢訪余藍谿上出示游東湖諸山五記以並登臨覽觀之盛而湖山泉石獻奇於烟雲杳靄間千態萬狀與夫琳宮梵剎靈蹤秘蹟歷歷摸寫隱顯弗遺余淂盡讀之而東湖之勝宛在眉睫若可冥交而黙契者殆與愚溪鈷鉧潭諸記馳騁後先宜無愧也君其愚物道清達生順命抑又過之古今高人

韻士往往適趣山水以攄幽鬱蓋將託游觀以養視聽也君尚友古人清才健筆若此則所養可知矣暇日追勝蹟以酬夙昔之懷則是記有足徵者至正壬寅夏四月鎮陽張守正識

予嘗泝洞庭至衡嶽矣顧未適永柳之郊讀柳子遊山水記永柳形勝不遺吾睫會稽四明佳山水予嘗遊焉輒晨出夕返慨不能熟覽其勝以發奇氣殆今未愜也讀天台朱君伯賢游雲門東湖諸記服其善敘山川形勝遊覽意態宛若圖畫後之能圖者藉不即其地按書概可圖矣豈不偉哉然柳子記永柳山水非其形勝之

圖也柳子被黜姑托物以寓情耳朱君以韋布遊名山川心與境會意與趣適故其詞氣清逸有非柳子之不得於物者比也因書于記後善評是記者必不以予言為非是若王廉識

山水林泉之勝必有待夫騷人墨客之品題賦詠而後顯闡若匡廬見於太白之詩赤壁見於東坡之賦而武夷九曲見於朱紫陽之櫂歌也豈其勝處多在深僻遐曠窮之險擯淳好事者難攀之遐邇敵翰之嵩識則太僕張佛跡巨靈幽秘之候由而得傳聞於世耶潮游覽之士文猶即其清淑之氣蘊於胸中觸感發而形諸

商賈集遊遨焉不復論矣西明儀衛水東湖為
龜壽此之碧坊道齋亦頭老風摩踐詩人之
寓齋廢遊游覽感慨往往有人齋禁有懶吾友
儁賢吾鄉先輩燕閒叢器亦唱酬識謝其記峯
藝林薄之奇勝新莫遊宿之幽期耕娛諸焉雖
有公暇至觀覽之時過半矣余與好緣者被
閱而序之丹陵劉仲本書

彀齋記

越唐處敬父之子之臣之志學也過庭而問曰彀有術乎曰有學有要乎曰有孟軻氏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益其要也小子識之之臣退而揭諸齋扁曰事雖殊其義弗得也越而問於執友鄱陽吾右司敢問彀之爲義何居鄱陽曰甚矣子之善學也昔孔子之嚴君子之志教也試爲吾子廣其義焉彀也者射之限則之去也昔者羿之教人也[illegible]弩堅弓必縆弦必諧美必均之力力同矣然後審審固矣則引必彀引而既滿發矢雖離[illegible][illegible]的矣[illegible]聞[illegible]彀

堅誠陳明道德能遵其度得繼詠設方偏不能過
其節律呂誠調音聲和哉其抑揚緩急規矩
發乎謂實吾學學實之體子道可學至於至為數
者故曰據乎方國之藝其聖人之倫之學造學本
志乎學道者不忘乎義也事君之道以忠道常非
有親疏對嚴之義也居而事親當既孝悌也子
道焉矣從而事君個個乎其懇也臣道致身之而
從長幼悌悌其恭也兄弟之道至為禮師友之規偲偲
兼讓信也朋友之道子以爲友請懇責善說而友
愛父兄之道至柔至順吾之道學學者所謂志者
也于之父教者也知所以志于一致其為學之端者也

可不志乎彀乎志者心之所之也有志則事成矣其篤乎哉念慮弗忘亘爲弗厭朝斯夕斯期不負嚴君耆之教則庶幾乎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敬父之謂矣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臣之謂矣之臣再拜曰敬共聽敢不夙夜以求從先生言請書爲齋壁記

湖山小隱記

慈溪爲縣北負大山前臨三港慈湖控其左井郭碁列民廬櫛比勝槩過它縣擅湖溪陽直覽山下宋楊文元公故居今祠庭雄焉尤得湖山之勝楊五世孫大章先生某居祠西偏扁曰湖山小隱緊

暇同谷雪坡喬豪與盧邑大夫[illegible]咸為詩以張讌
述一日予過其邑臨造謁嚴亦訪隱士于小隱精
湖水新劉泰沉明覽幽光霽影蕩漾于上與長堤
綠樹掩映爭妍聯輝明晦殊態盡鴻驪也先生倜
予記進予曰人生出處雖殊隱顯一致大行不加
窮居不損湖山觀美固為可尚名跡之隱約又奚
小大之足間哉自開先隱韻者以隱茲林先生花
居湖濱設祥靈闇為節植梅雨譙手稱想焉爾集
日予何求我與深也昔表晉傑隱居吾邑言怡
不起人嘗名其山曰大隱後楊道亦指其山以自
號二人者名重當時足起後人之企慕戢學德

守夫先業才未有以濟時寧與木石俱鹿豕游乎
莫敢擬諸先德姑以小隱自居爾予曰士生斯世
積學廣業孰不欲出以行其道處約無聞豈其得
已又奚小大之是間耶且伊摯畊莘肇造商亳傅
說胥築出相武丁尚父釣渭鷹揚牧野甯子飯牛
大霸齊國是豈隱之小者非耶支伯善卷不受禪
讓許由巢父遠辟箕潁是豈隱之大者非耶先生
必有以自處矣先生曰子何求我之深也將與子
悉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吾固識其小者爾予曰嘻乳先生盖隱
其身而不隱其道也夫道在天下寔由乎人身顯

矣而道之行人固得而知之也身隱矣而道之行人固不得而知之也故箕子隱忍爲奴洪範以闡姬文幽隱羑里大易以明先生承家學之懿言愼行脩洲人以道樂行憂違退藏於密而道猶顯也是豈其小小者哉予將從先生湖山之上擷芳杞奇于于容與心契境會志曠神怡人我兩忘混融無間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無少藏滯于斯時也雖欲自隱而不可得況猶有夫小大之議哉先生口予得我心之同然矣請書以爲記

西冷泉記

西冷泉在三山郡城西香巖寺旁鳳凰山下至正

戊戌戶部尚書貢公琪愚齋奉旨于部總漕閘濟□而以秘書卿召方謝事退居京之閒館候海船還朝暇日與諸生循寺西圃得廢堂址于鳳凰山乃增築為榭名高鳳臺時往憩休公嘗為文記之已臺之東又得古泉渫而成池淵澄渟蓄瑩潔清冷味甘冽可飲名之曰西冷泉以其在山之西址也比上道過浙竟以疾終公之友劉君子明宦寓三山聞訃悲悼即故臺築祠其楹中搏土像而尸祝之劉君之子中以從公遊又即新祠為之詠西冷其一也與大夫士友相為歌頌以繫其思一日過予慈湖庵道其故且請曰知公莫若子幸記之以

垂永遠予慨然歎曰甚矣德之在人沒世不忘有是哉公以詩書世胄起成均撫州郡持憲節敭歷中外所至政績昭著愛洽人心固非獨閩爲然也劉君父子謂安居閩日久徜徉泉石心志眷戀君舊德愴若在故表此以寓景仰之情爾昔歐陽文忠公嘗與僧勤相好勤來西湖思公益至及其既殁勤之弟子書公與其師之象事之如生又鑿池汲水標曰六一泉蓋以公之神無不在也西湖之上歐公未嘗一往猶且標之況公身履其地飲漱盥濯于茲泉者乎勤方外友且注意不謝忘是況劉君父子師友閒恩義兼盡者乎今[illegible]

公平昔游覽識刻不去手懷則俗磐洪浩澱之還與凡見諸簡策著之事爲者其歆慕馳戀之思宜何如哉將見南閩之人德公之深親賢樂利又有甚於劉君父子之不能忘者矣夫豈特一泉石而已邪予忝辱公知又與劉中庸道友善詎敢以固陋辭遂書爲記

大慈寺華雨堂記

天壤間淳庬清淑之氣流峙爲川嶽融結爲奥區寶坊紺宇往往擅其形勝自非雄瓌偉特重監碩德之人殆未能有以獨當也四明佳山水東湖稱最而大慈爲剎林壑深秀殿閣宏麗重巘層關鬱

閱藏納文為湖山之勝今住持南宗禪師寔剏來主茲山題其方丈之室曰華雨屬記其事佛世尊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種種方便普濟群品龍天衛從香樂芬繞天雨寶華在在顯化逮諸大士會維摩室中亦現尤顯後來尊宿嗣佛闡教道行高深隨其住處亦復現瑞非烟非霧非雨非雪若幻若化若有若無倏然天霏下不地墜豈根柯所毓蘤鄂所萃者可得而擬倫也禪師以宿世良因首慕宗乘禮先龍翔信公得度行業自脩識趣超詣嘗兩主名方闡譽益著茲來山中多士錙流四方雲集師日延接隨緣應機大器細根咸期利濟固

原缺

不厲非堅者與本原瑩朗昭徹無瑕滓之弗垢厠之益純非白者與維其有堅白之德則太堅至正礦焉無秘事至物來應莫不當富如韓魏不足之濕也負如淵憙不足移也勇如賁育不足威也辨如儀秦不足惑也乎以定天下之志乎以斷天下之疑[illegible]考之蓍龜不爾過也非天下之堅白者孰能與於此夫嘗觀諸物天下之至堅白者莫如玉剛勁縝栗溫潤無瑕加之椎石不能碎也置之穢濁不能混也古者以玉比德是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行則佩之子之居爾室也敬慎爾止洞洞屬屬如懷玉然朝斯夕斯期不替厥德則子之愛其身

也筆矣孔子有言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緇誠是言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于磨湼其不磷緇也鮮矣于其貞白一心確循訓典思有以名室之義則庶幾乎是爲記

重脩遺德廟記

遺德廟在上虞北三十里縣民世祀周縣令是祠載在祀典前誌會稽周鵬舉字垂天東晉爲上虞令有德於民去而思之後爲鴈門太守歸隱漁浦湖按是時南北既分東晉無鴈門漁浦湖即白馬湖也圖經載夏侯曾先云漁浦湖在驛亭東漢周衆乘白馬沈湖化去或者晉字之誤時人以瀨地

僊相寧祠之湖務號徭官廳歲特小令疾疫亦有求必禱焉敕降靈經並撰唐李寶□□臺德遵師開白馬神血食已歲自天帝來將遷神祠鄉之亂濼趙環爭之末幾颺風四起香燼被幢吹止山腰今廟皂山是也去湖不五里遂於其處建祠祀之益彰靈應仍廣為精藍以守之事聞敕神曰利濟侯祠曰利濟院自是祭祀不得用牲牢它若五大夫鎮盖分祠之會昌五年詔傳廢天下神祠唯侯廟獨存宋大中祥符改院為法界仍敕嚴潔致祭禁樵采觸毀政和元年賜廟額曰遺德宣和七年睦寇犯淛東民大震懾侯出神兵禦之寇至倏見

素旗自廟出賊衆駭愕咸謂官軍已至遂退遁去鎮人朱獻明上其事部使者以聞改封咸惠侯淳熙元年加封靈佑二廟享祀殆今弗懈其在五大夫鎮者有田七十三畝歲入俻治不仰於人其在法界寺者住持失職廟宇旋顛神靈弗妥有元至正庚辰天台王芳以行省檢校官尹慈邑行縣之暇顧瞻祠庭弛弗理葺迺撥湖旁田五畝疇蠲租籍于廟以資香燈脩造仍委寺僧明德尸其事勤有力爲協鳩工董程謀復舊觀撓者易之欹者植之腐者斲之圮者築之缺者補之罅者塞之以除以垣以甃以甓榱題涂墍丹雘黝堊前堂後室煥

然一新像設尊嚴帷幙深閟供具[illegible]完美
昉丙午四月告成是年八月鄉民父老迭奏簫鼓
大享樂神臘石用紀顛末囑文鄒陽朱右惟聖王
之制祀禮六遺德有其二焉生而法施於民死而
能為民捍大患其在祀典久遠宜哉王侯為縣三
年日著善政古之公卿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欽今天子布詔
天下屢以方嶽在陵群祀為事郡縣守令任承宣
之寄罔不注意于斯乎明德精專有為克成王侯
之志其力亦靡細矣王侯字惟方天台人樂成其
事者鄉老某某某寺僧某某某也既述其蹟復為迎送

神辭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闐昇接兮峩峩雲雨上薄兮下湖有波僕之堂兮瑩爽蹇楊靈兮安歌乘白駒兮來下驂三妃兮以娛以語瑶觴湛兮樽蠹進殽羞兮飴精稠旄兮繽紛左右兮駿奔食以飫兮飲以醺訣蕩蕩兮天之門慰我民兮下土雨暘時兮多黍多稌氏無癘札兮樂吾生答神休兮永終古

張氏生意垣記

人物囿形賓壤間何莫非生意之充塞也端倪之禪續晝夜之詘信寒暑之往來代謝若有之者皆作生之道也是故少壯老衰神形榮顇乃至萬

下之駢時孳尾之息鱗介之滋繁華實之猗靡
則又生意之條達暢者體物而不可遺者其或癃
病相乘厲荼相尋梏閉相加夭札相侵始有不獲
遂其生矣聖神爲之藥餌以濟之封植以培之務
有以全其生而後已天參贊之功豈小補哉斯道
也惟儒而醫者其可以默識之矣餘姚張與權氏
有慧性讀書明理得其家傳咸陽醫十世已自其
父仲吉君仡克嗣先業行有老驗名聞江湖與權能
世其醫業益充大之益得其嘗於鄉里遂家譽自名
其儲藥之室曰生意堂當世之能文章者咸稱道
之不厭或曰斯之所謂恒匪有得於泰哉人洞見

垣于方者乎何其旋旋然爲神速也與誰曰非也予以天地爲限量乾坤爲橐籥陰陽爲闔闢吾忍爲鄒衍囊括宇宙包絡萬有生長斂藏無時或息豈直于一隅一方云乎哉今也措之至乎室也無諸能遣之痱者能袪之瘦者能樂之瘠者能腴之若者能實之疕者能研之使不至桎梏鍥而有以全其天是皆吾生意之所周也名生意揭堂不亦乎一日以語其姻友鄒陽子子若且請記之鄒陽曰善哉張氏子爲近道也古聖人爲生民立命凡以法諸天而已觀子之言有近以起予者吾惟賢氣參天地贊化育有不待言而喻是故與之以仁義

氣日之被歸也沃之以膏澤雨露之滋潤也亦寄以刑僇雷霆之鼓動也禁之以法制冰霜之凝固也若是則聖人體天以生長成萬物何莫非生意之妙用也奚獨於醫哉嗟乎世降俗衰人偽滋起生生之道或幾乎熄矣豈其本然也人為害之也長民者體天心以治乎人全人生以復乎天則參贊之功大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此是之謂與若與備民其庶幾可與論天地生成之道矣乎因萃其語為生意堂記

石經堂記

石經堂者河南衛氏士文之所築也士文博雅好

古今精篆隸法有醇者蒐堂古真出之勝耆圖書
載籍及古法書名刻所而藏之類其顯白石經表
所尚也夫聖人之道具在於經彝倫之敘昭與日
月炳炳與天地相終始誠可尚已周轍既東遭秦
焚燬漢興漸出經典掇拾煨燼之餘斯文蒙[illegible]
也蔡邕以東觀議郎銘志碩石刻與[illegible]
說單颺匠家[illegible]為手書刻石天下後世[illegible]
石經初置東觀學者歆嚮[illegible]斷爛復從長
安至唐初所已八九距今又甚[illegible]世[illegible]好
事者所藏隻字片幅多至[illegible]
讀不能句所寶者唯字畫[illegible]者石

經遺字碑亦破缺磨滅乃後人斷本非東觀故物也予宅所見蓮法點畫往往亦各異體先輩嘗攷石經蓋當時能者所書而邕總裁是正非盡出邕手識者以為確論梁武評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唐張懷瓘評書至八分唯邕一人皆以其所見筆意字法論也褚君於隸既工宜尊信經以表名堂之義頤不避嫌哉夫實以名著名由實生人心所尚雖懼非彰故姚公得嘉禾以名其堂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有由然矣褚君得石經以名堂可既安矣予遂為之記

養拙齋記

上虞魏仲遠氏隱居行義朴拙自持深有慨於斯世既名其齋曰養拙間語予曰太朴既散結繩巽施機詐師師人僞滋起禁罔密而俗益踰聰明作而典禮紊吾將養拙以全吾天也故世方坌坌吾寧悃悃世方亦亦吾寧抑抑不與人偶不為俗遷直道而不迂率性而無貳吾固願拙而養之予得無言乎予曰言者身之文巧莫著焉無言而意以傳拙斯養已昔衛俞沈晦免患而愚爲不可及陶元亮守拙園田而不汲汲於貴富皆明哲保身之士也予或於是取焉則幾於道矣然予所知不在是畀、因子言之夫拙巧之大也天地拙而大化成注

拙而百川積聖人拙而萬民育拙之爲義遠矣
哉頤養之者何如爾君子之養拙也守之以嘿牧
之以謙持之以厚本之以誠無爲而無不爲拙斯
養矣故曰退進之基也虧盈之漸也詘信之符也
陰陽晝夜死生之道也理豈二乎哉予能養之則
予將謂子進於道矣仲氏曰子言至矣請書爲吾齋
壁以自省

白雲稾卷之八

天台朱右著

銘贊

賈循正傳贊

余讀書至烝烝乂不格姦知舜所以事親者至矣嘗論記閔子騫仲尼獨賢之若恭世子者且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嗟乎人子之道詎不盡矣而文奚辭後世有王延者繼母卜遇延無道盛冬勅延求生魚不獲杖之流血延叩冰哭得魚進母悟撫延如己生有王覽者兄休徵失愛於父母每虐使徵覽身代之事其兄友愛母亦感悟嗟乎聖賢獨何人哉如延覽史傳傳之比觀賈循正力

行孝友事過主廷遠甚尚有望於虢號參聞並之
先自周封虞封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賈故春秋
有賈伯後為晉滅子孫以為氏戰國有為魏王傅
者其子祛祛生山山居潁川在漢文帝時以上
書言事除鑄錢令居洛陽者自誼文帝召誼為傅
者至太中大夫長沙王太傅誼孫嘉武帝舉為郡
守嘉生捐之元帝召待詔金馬門成帝時至部刺
史石顯逢禍徙居南陽南陽有復者作光武興復
漢室至太司馬大將軍封膠東侯復生宗宗為朔
方太守宗生黯黯生充充弟混入晉為外戚貴寵
在盛後魏有逵者仕為豫章刺史唐興敦頤在貞

襯為州刺史弟敦實為饒陽令高宗咸亨為洺州長史敦實後有耽耽天寶中舉明經德宗建中拜義成節度使貞元進尚書右僕射在相位十三年耽生黃中黃中生虛虛生餗舉進士歷禮部侍郎文宗太和中拜同平章事族蕃于唐五代之亂遂遷江南云

陳節婦傳贊

余讀四明陳節婦傳喟然而歎曰嗟虖天人報施之理信不誣也初汪氏歸陳四年未有子而寡夫陳屬纊時顧謂婦曰伯姒有娠生若男必以嗣我已而果男汪撫如己生天之所以相陳氏者有其

朕矣既葬又穿塋夫傍誓必同穴孝養其舅姑教育子鑄迄于成人汪耆壽且康健至七十有六以天年終而鑄克承厥家必歷求名人筆以揄揚幽光將聞于上則天之所以報汪氏者蓋未艾也嗟乎汪盡婦道鑄盡子道婦為夫子為親節孝萃于一門陳氏其昌大乎世之食君祿受寵榮至有親喪不去居城隔則遁恬不以為意乃沾沾然庾太夫士烈存不如一女婦人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從善字贊

上古之人有名而未有字不稱其名而以字稱中古也國初大姓唯別名辯氏不尚其字近朝文物

原缺

死生榮辱守一不貳處和不乖于以養生其道無涯

朱子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怡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而以吸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能尸之不載之功雲臥天行予非敢擬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陳處士墓銘

三友處士陳君既卒之九年其子恭持狀泣謁于右曰孤不天遭時多故情事未申食寢不遑寧息玆卜兆有日願因子言以散潜光子幸毋讓按陳

氏出自有虞嬀姓周封[illegible]于陳列為諸侯都
宛丘完敬仲來並位[illegible]代顯惟潁川京兆
族為大唐廣明中有六[illegible]來地辟難蜀之青神山至
宋太常少卿希亮祭[illegible]政事與義為時名臣出居
河南太常生恂恂生振[illegible]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累官
知明州定海縣因家[illegible]南嚴生君其裔也定海西
世孫賓承信郎台州監[illegible]鹽稅自明徙台監稅生康朝
奉郎始遷黃巖令為[illegible]黃巖人朝奉生遠文林郎
君之曾大父也文林[illegible]士喜浙東提幹提幹生端屬
浙南內附舉授温州路[illegible]子録學録生君諱益字君友
性至孝幼有異質六歲咸值父喪與母解紛紛自立

日受師訓孜孜不𢙣經史過目輙成誦通大義里中長老皆奇之既長將出贅鄭處士曰我幼失所怙獨與母居奚忍違溫凊以自取疏遠伯兄數強之迺(乃)主歲然後從鄭氏生有淑資益敦婦道順承君志遣僮奴曰候姑甘旨每月朔必往歸覲歷久弗輟君慮朝夕弗得見遂迎就養適鄰境有難奉母辟匿山谷間躬治庖膳如常時以天年終喪葬盡禮哀毀過度人為之不堪其外舅嘗被誣君粥己產力援身為代訴終直其寃鄉里義之州君范公言于行部使者以孝義辟君不赴集賢聞君名累薦于朝君亦不應擻(檄)亦贈其友處士終身不

復仕進以耕桑書詩爲業教子有義訪鄭先發再娶王氏君生於大德辛丑四月卒於至正壬辰廿卅月壽五卅有無子無長恭婺州路東陽縣儒學教諭欵偉以無貳六年某月葬于金庭吉之原處卋世以儒顯受有爵位雖陵谷遷變而家學弗墜能以孝義表著鄉里是宜銘之曰

陳亂基自大媯裕之垂流無期派青神融憲憲時求僊澤去殄孝義聞世作則名可劇言弗斁幽宮冒冒處

里中壺金君贊

栝蒼王君志學自號壺金子鄉陽生爲之

贊曰

物有容虛爾中利涉險道巧通時之弗濟視予之悾悾器之豐用以融世方溺矣疇寧弗庸祿予之躬千金其逢

非命

韓節婦傳敘贊

贊曰天敘厚而節義明旌典行而風俗勸古聖人所以樹綱常而維世教者之不可闕也故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始關雎而表柏舟禮謹大昏書戒嬀汭夫婦之道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窮天地亘古今並存而不可泯者詎庸易而忽哉自夫世降道汚人情媮刻夫婦之別不明貞淑之行罕著

代有國家者則必為之品制防範而旌別勸懲之教行焉孟軻氏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余觀韓夫人陳身丞世澤長嬪韓門仁義之懿本乎生資習於家範固已異於人矣及來歸僅六年遽子未晬而失所天除心俛首茹苦以給瞏瞏然以撫育遺孤為事固剛丈夫之所難能而陳能為之鄉非貞毅篤信獨見卓絕其不為流俗所移者幾希矣及始終一節即獲伸素志朝廷下令旌異既復其家子諫力學有成居官著蹟寵受封典天之所以報施善惡者殆不爽而足也嗟夫以事盡天理見豈誣也哉世之人薄施而思報少積而冀厚發乃

誘曰天不可測觀韓吳人亦可以自訟矣

福源庵銘

力也不可以安軀暴不可以遠圖匪德之基久必隤舜禹稷文真範也燕翼裕後僞有餘福流洋衍天所符魏自文貞相家仁義致君利澤孚若首令葬越山隅積善垂慶什[illegible]渝維木有本榮必敷維水有原滋必腴德也源源其不虧載諸聲詩為世謨

陳訥齋墓銘

臨海義士陳君訥齋以孝友信義稱于鄉人無間言遭時多難不忍詘辱竟憤懣以沒賢者太夫高

其義誠爲有魯仲連之風既殁之六年其子煒致
書來曰某不天先君奄棄諸孫痛毒顛踣百無一
覩寸土尺山叅年始就當至正己亥十二月既克
葬于清化鄉下沙之原平生行實未獲伸於立言
君子懼老泯發幽潛辱先生道義交厚已非一世
要不忘情於存沒也謹再拜以請右執書以泣曰
於虖自予祖春江府君與君之太父諱元善者有
姻連之好先人約齋府君與君爲從高明處士諱
閭者爲世交而予又以詩書獲承君伯仲間師資
切相知尤深重以君之子煒請之勤懇其敢以
辭君諱樫字師聖自號訥齋性貞慤警敏不

群從鄉先生張明卿讀諸經子史習通大義旣
長出就進士于凱學春秋弟杞就趙仲元學宋氏
詩並貢有司杞中至正丁亥備榜君自晦力田萬
行孝悌以幹蠱能家日饒裕值父病將分異諸子
頤君囑曰吾家資之入汝力居多汝其取半君辭
謝曰𦐂兄弟三人何自處厚而薄於弟乎乃均分
貲產取其瘠敗曰是皆某所安以服食其理者也
父益慰喜不釋親戚長老共賢之待朋友信讓或
同財利則多推與之或借貸久不敢償且曰君子
有周急之義况親友乎人之德君者殆未可以數
計父喪衣食貶損哀戚毀瘠治葬祭一遵司馬氏

法教諸子有義而同朋知己多舉顯要數勸之仕君終不應恬靜自守治園宇力埶茹意泊如也庚寅以來鄰境弗靖參政白野公受命治師聘君居賔客咨畫多所裨益公既死事時降埶殊君不詘與世俯仰忍饑天慟哭曰吾安得從公地下乎吾不忍見斯世之若是而為吾貞白者之汚乎遂然而逝寔至正甲午七月十日也於虖悲夫其貞爲貞者也與其古之義士也與君生至大戊申享年四十有四配鄭氏子四人長煒次某某某皆有學行女二某某契家生朱右序而銘銘曰學未丸薛包厚於同氣而薄取于己鮑叔分財於友多與

仲連義不帝秦寧蹈海而死於乎古人往矣疇克似

維其似之胡寧不悲慨令人之不復見兮又將爲古

人之歸志古人之高義以貽後人之思

識趣軒銘

上虞魏仲剛恬靜寡慾不事榮利名其居

息之軒曰識趣觀我生朱右爲之銘曰

趣可識庸弗力耆澹泊情乃適維魏仲秉淵德思

悠然與物值樂斯軒永終夕

等慈寺鐘銘

上虞等慈寺大比丘良震新作銅鐘白雲

居士朱右爲作銘贊

聲先天地生聲後天地存不先亦不後徧周法界闡比丘發願力范金成實相一鳴群蒙開大地昭象罔衆生耳根淨洞徹圓通妙入微塵佛國同證無上道

尚志齋銘

上虞潘鎬予京居五夫市厭廛貿之煩囂也闢室為進脩之齋既題之曰尚志徵言於縉紳先生以表之間請於予予曰志之於人大矣顧所尚何如耳夫志富貴則尚勢利志功名則尚行業志稽古則尚詩書志道德則尚仁義志之所存必於所趨也志一則尚專志貳則尚雜專則藝精而道通

原缺

瞻雲室銘

芒乎雲來窈莫深也芴乎雲去眇難尋也緜緜若存瞻有臨也神變亡方契予心也與道為一昭古今也

真實尊者一雨大師塔銘

大明建元洪武之二年六月丁丑上虞縣長慶寺僧一雨焚身示化於縣郭等慈寺縣大夫士庶聚觀咸起敬禮越八日甲申歸其骨葬受業鳳凰山之陽而塔其上知縣事趙侯某屬予銘其石幢用垂不朽乃叙述而銘之師俗姓周世居上虞鎮山里父道生母陳氏師以元至元甲申正月生得年

曰也有六僧職僅亞師朴野無為喜怒不形於色
年十八依同縣五大夫市長慶寺僧祖興三年得
度誦習餘暇則事種茹採拜旨脩饍具執弟子禮
甚謹人視之庸常也先一日取衣襴濯薄莫作詩
別常所交友末自題曰真實尊者一兩云蚤起置
其友門隙間既得視之則已使步入縣郭矣至則
求見縣大夫進曰天久不雨願以身焚為萬民請
俱不肯其說師情懇益力且出己錢若干文令買
新為具是日出廡迎禱觀音像師亦偕行日將午
辭曰維其時矣先還尋慈濟浴易衣尋至薪所拜
佛作禮別諸大夫及同袍師德從容就坐舉火揚

說偈語烈燄四周安然不動既而以袖拂面整襟合掌若為謝衆狀觀者駭羨見黃焰二道出左右中合青烟盤旋上騰結為五色香氛靄然人望雲杪間羣鶴翔舞莫不為之嗟異明日拾遺骼於灰燼中得齒牙及數珠皆不壞越三日乙卯雨隨應又五日骨歸雷雨大作歲期有登誠世所希有者也烏乎世人自無始來歷刼顛倒隨業轉報靡有終極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務令衆生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入菩提路造無上覺至有舍軀飼虎為法然身無足難者寥寥數千百載得未曾有令一雨師從容示化如證涅槃視肉軀為

虛幻即烈燄若清風端坐火輪而往西去詎前以

常道觀情緣測耶子雖未能究竟佛乘喜聞樂道

亦秉彝好德之良心也遂為之銘曰

茫漠玄化變無垠三千大千等微塵至尊無上法

王身人人具足持妙輪幻體在我元非真西大本

空曷有人無住無滅無緣回師獨詣超倫烈

燄不動清涼津香雲五色萬輪囷空中天樂殊罕

聞寶花散作無邊春師其西歸樂奚云還返舊鄉

諸若辛誓將雨澤滋下民是心溥徧覺皇仁是心

廣大報佛恩真如實性湛長存何假文字鐫貞珉

天地永永永於萬年

故馬恭人侯氏墓誌銘

有元諸暨州知州馬欽恭爲既歿之明年其配恭人侯氏卒子良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滁介其友李桐持前進士唐肅所譔行述拜且泣曰良母生不得以寧其居歿幸歸祔先兆願託文以表見敢請恭人諱慧字德慧其先滁之全椒人崇明知州侯天賢女也曾祖諱某祖諱某母吳氏恭人生而淑懿性凝重寡默治女紅事中饋有法頗涉書史知禮義年二十二歸恭爲逮事其姑章夫人舉無違禮兩淮兵作恭爲從家鍾陵而從事淮南軍府屬江東亂且警恭人奉姑攜幼抵其夫就養恭爲

適以事往淮西遇諸儀真乃屬恭人曰吾奉簡書不能即去幸保吾母渡江南往吴會以居恭人諾別歷丹陽毗陵舉家疾疫恭人視療得瘉去經無錫哨騎剽掠篙人棄舟遁恭人白老姑有沫疾不能履寧俱守死邏禁者至得無害比往姑蘇張氏兵已迫境恭人間道入太湖遇風變濤作舟幾覆溺恭人擁姑仰天求籲風濤遂息乃達嘉興濮家村止焉洎日鬻衣滌具甘旨奉姑無少怠既而張兵侵近郊民悉竄伏姑謂恭人曰我老病若是汝寧棄此保全諸幼存馬氏宗祀毋以我累汝恭泣涕曰夫别儀真屬妾侍老姑妾何敢違離唯朝夕

祝天願姑曰康健良人叅會耳兵幸不至而恭
封亦感夢尋訪以来章夫人既見喜曰吾家百餘
口喪亂無幾我今得見汝皆汝婦力願汝婦子孫
皆能如新婦之事我也恭封乃奉母及妻子至杭
杭有警又至婺永康盜起轉徙紹興江浙丞相達
識公辟恭封為從事復遷居杭而章夫人以壽終
未葬苗師與張氏構兵隣居被燹恭人與夫撫棺哀
慟火乃不及事定謀厝松江之余何村服既除恭
封授山陰縣尹而恭人得拜封命恭封尋陞紹興
路推官改諸暨州知州未及代而國事非矣越五
年辛亥六月四日竟死于鍾陵恭人聞訃號哭頓

絶每食飲不御肥甘衰毀成疾朞而小祥子婦方具祭事恭人泣慟不已遂遘憊進子若婦曰吾自避兵采奉姑守汝輩備歷艱險冀時平同返葬梓以享餘年不意汝父罹禍以没我今繼死汝輩愼毋易素守以辱汝父兄弟妯娌交相恭順則吾目瞑矣翼日乃逝壽五十有九恭人平居睦親善隣振乏卹惠待下慈惠有過未嘗厲聲色臨終之日来哭者莫不悲慟子三人曰良曰庸曰完皆能敬承母訓孝謹有學孫男女七人銘曰

温温恭人秉淵塞壼範母儀詒後則厲時方囏戹

踈良人宿命遽偭愊善事姑嫜保終極陸

慄腕險阨瘦癘以祛風颸息孝誠上感心定克毋予夫婦倚載覿祇饋滫瀡色愉巽姑曰致此伊婦力俾爾亂遺承世德綮之五花天所錫家慶流衍垂有億全樹之陽幽宮盈銘辭弗磨來者式

虞隱君墓表

越隱君子虞長卿諱元善居諸暨之虞村唐永興文懿公二十世孫永興生昶工部侍郎工部生陟陟生仕政楚州盱眙丞盱眙生禮湖州長城令長城生明左金吾衛左史金吾生康金州司馬司馬生慶慶生皎字祕瞻自餘姚雙鳫鄉過諸暨之楓橋樂湖山之勝徙居之名其湖曰祕湖山曰峙瞻

今人呼其地為虞村則隱君始遷之祖也秘暗生復復生懷祖懷祖生英發宋湖州烏程尉烏程生嘉猷嘉猷生裕裕生彥禮彥禮生大有大有生愷〻生秀之有文名補迪功郎迪功生天佐咸淳六年領鄉薦升國子上舍隱君之父也隱君性淳厚簡重幼習庭訓言動如老成人夙喪父事母能色養母喪明且患疾侍豎遺箠罵不能堪君與妻錢躬侍湯藥進饍羞蚤夜左右無違烹飪必視調齊有事先意承顏故卒得母歡心至以天年終喪葬盡禮人謂虞氏多孝子鄉人化之或勸之仕則曰吾行義脩于家信于鄉里[illegible]入道耳仕求濟人將

求我非所安也部使者聞其名而辟之不應晚得末疾益不肯出於是隱居教授鄉之子弟受業者無慮百十君誘掖激奬多成德達材貧無資者謁誨尤至其教人一以朱子學規為法為文約而不濫直而不倨雅而不俚為詩婉而不弱侈而不靡故及其門者皆能操筆成章為時推許獨君不以衒於人也尤善兄弟恩意周洽處族序恂恂有禮族人有以鄰圃將構佛舍併侵君地君不與較仍遣僮奴助其役族人自媿徙它地其又因負逋為人妄訐他罪過君求援君為償所逋而勸止其人族人乃以其近地輸君君終拒弗受君之德於人

卒類此君生於至元丙戌八月卒于至順辛未六
月享年四十有六鄉里識不識莫不嗟悼以為善
人君子亡矣明年十二月葬于縣古博嶺芳山之
原丈夫子五曰源曰柯曰杕曰澤曰以文皆讀書
有文行女子子一適何諒孫男九曾孫男二君既
歿之四十二年其子以文起秦府紀善拜監察御
史調僉陝西按察司事撫君行實過予泣曰先君
子奄棄日不肖孤始六歲比長有知又以烽警繹
騷不遑以禮文從事懼先德遺澤所以裕後者將
泯而彌晦不肖孤之罪大矣敢囑之子於虖世固
有彊仕慕義積善累行不獲顯融于時將遂泯而

弗傳子孫隮受其報叢祥蘭茁亦足以表見其業之有自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昔歐陽崇公殁越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于瀧岡阡上命以文世承詩書之澤學優聞廣食禄于朝方進未艾而惓惓孺慕之悲無時或已蓋將盡諸在己不敢待必於天其為心益弘矣隱君之事詎庸以出處隱顯有間哉古之德人後祭于社則君之世行寧不可表以示諸人也歟於是乎書

董府史墓銘

董出有熊後已姓封國於飂其君叔安子曰董父事虞為豢龍氏賜姓董至周太史辛有子適晉世

典晉史春秋曰董狐後楚將翳封翟王都高奴遂
居隴西漢江都相仲舒唐同平章晉宋侍郎渠皆
出隴西而傳節之先徙台臨海傳六世至府史諱
思賢字深道曾大父植大父淳父信友皆有隱德
府史生而警敏性愿慤夙受學書詩春秋通三經
大義長習名法誦唐律疏陳宣公奏議慨然有當
世之志舉進士累擲有司去補吏巡尉由海門積
日月轉臨海天台寧海三縣吏存心愛物處事多
達略其官信之歷庫庾稱職遂陞府史有佐治聲
部使者余忠宣公持節按郡察府史賢闓郡事悉
俾綜理以無冤滯見重於時至正以來瀕海民竊

發邀商船海上殺人于貨它州縣移檄逮捕縣為諱匿其事謂某月日某乙以某事在官未嘗同盜府史曰私行刼掠官為文非此風漸長為害匪輕力白行之卒以沮于賄弗聽海寇果為患至不可禦人莫不以府史有先識比寇作下令擒獲致賞閩有誣執齊民徼取爵級府史又曰為寇在海為農在田安連親故執獲田農奚可受賞皆辯直而釋之黃巖亭民洪以鹵飲人死獄成論以故殺府史諍之曰鹽為食物人誤中死難同故論卒遇原府史之平獄多類此人莫不以府史有隂德也府史夙嬰毋長益孺慕每歲時修祀即曰劬勞恩深

生無一日之養祭亦何益哭泣終日不廢事父孝謹遇疾晨夕躬侍湯藥弗懈居喪如禮諸弟屢請析居府史曰吾兄弟異形同氣衣食當共甘苦奚可分異請益堅府史乃曰而必欲行吾薄祿足自贍顧先世田廬什器可自擇便利取之吾不汝阻人莫不以府史孝友行卹為有道也府史生大德辛卯三月子男二長元中將仕郎行樞密院照磨次文中辟台郡學錄皆以學行聞孫男可宗府史卒之日更衣端坐取小像自贊復索紙書遺語云應世數盡萬物歸元清風明月大道自然書畢冥逝是為至正甲午四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其子

以甲辰十一月甲子既死臨海南宮里之原後十二年甲寅始奉事狀請銘其墓予閱狀誠宜表著而不略銘奚可辭銘曰

生之懿夙多學識之卓世莫覺德言確聞者作太史銘垂永邈

陳節婦傳贊

夫婦之行與君臣侔天經地義有不能泯故夫死不嫁稱未亡人非厲操守義者孰能如斯傳曰陳節婦莊年二十四歸陳思恭生子寶未晬而夫商海上久不至或[illegible]以死[illegible]更事莊誓不許五年夫果還既而復浮[illegible]竟溺死或又諷莊莊拒絕

益力居喪哀毀紡　具子教育有成今五十有
[illegible]而子孝養恭順工　報施節婦蓋乘艾延嗟乎
世之食君祿而不[illegible]報國在事人者弗為意觀節
婦之行寧不愧死[illegible]郎

白雲稾卷之九

題跋

天台朱右著

題邊魯生死節事後

余讀傳介子傳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虖丈夫子孰不欲立功名於世哉其成不成命也方龜茲樓蘭嘗數殺漢使而卒功成名者介子豈非命耶今觀邊魯生殆亦欲勤王事以樹功名卒死於難固命之不幸也迨其慷慨守節為 國捐軀不少屈辱以偷生一時其志足尚已南臺中執法月魯不花公采李桐之言白其事于 朝名在太史得與不朽又魯生之大幸也介子將不專美矣死與

生何討焉語曰有殺身以成仁魯齋之謂歟

[illegible]跋胡季琡先公歲月記

予嘗讀韋玄成劉歆傳觀其能傳父業以世其家為漢名臣未嘗不歎羨歆慕而不已也今觀胡瑜述其先太常公遺事及歲月日記則又不獨世其業且退揚其先德以垂後人也昔史遷班固記先人事見諸序傳柳河東先君墓表歐陽子瀧岡阡表曹荆公先太夫人述又豈嘗仰於他人哉先太常遺命不求狀誌　不有待於吾子也況世之狀行銘墓多失其亡　使世有歐陽　則雖子瞻先子亦將託於人矣遺命云予我太常公致事還南

獲叅緒論茲得見李珹君喜太常之有子而又知
太常之有識也若太常之十六行李珹之志與諸名
公具言之茲不暇贅

跋石抹忠愍公手蹟卷　　石抹詵

於虜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吾於
齋公驗之矣初公以孤軍分守山城兵　　為
謀鄰郡旋失救援不至公倉卒迎敵　　卒
潰城陷豈得已耶至是復收散卒四集兵力戰
以死於虜此誠人情之所難也公死節之二年
陽李桐輟公守處時與其尊子庚貟外君唱和諸
詩及往復手劄裝潢成軸出以示夕於　二　皆

吾故人重慨存沒不覺泫然流涕已言
忠君愛國之念藹然詞氣之間予以見公之處死
蓋已素定於平昔矣先是子庚致合
求去而公弗聽之使此時子庚
其成敗也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掩卷
三嘆

題韓安陽送友人一萼紅詞後

予少時見先輩縉紳嘗春容乎詞曲或相與倡和
按節而自為之歌予竊惑其為道學之累及壯行
四方得從名師儒游往往皆以道德文章餘懿游
事予此為游息翰墨之間不遺蓋其德業充實

暢四支節奏蔟越自然而成章後之人雖極力倣
倣不可得已比觀安陽韓先生送門人徐季章一
著紅詞織語藻麗流思優洽師友别離父子歡與
委曲周至藹然詞氣之表蔟乎情止乎禮義又奚
累乎道德文章也耶今先生徃矣俛仰二十餘年
季章裝潢成卷時出披玩詞翰具美先輩氣象
依然若存後之覽者尚足以蔟況親炙之者乎
弟書歸之同寓仰止

題劉忠憲公遺語後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從南行臺建康太原劉忠憲
公宣為中執法剛毅有為思振風紀時淮南省臣

忨古違怙埶不奉法公論御史劾之語泄而省臣懼賂宰執匿不奏且以它事誣構逮鞫或勸公辯直公曰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縱詘身以信志如臺綱何手書五十六字付從子自誠乃引佩刀決死天下痛惜之後三十年御史上其事　朝廷旌其行義封謚如令至今凜凜有生氣千載之下聞其風真足以廉頑立懦若公者可謂百世之師矣或謂特一丈夫事豈知公哉其曾孫渠述書公遺語集諸閣老論賛詩詠裝潢卷軸時出示人余因得識其末簡

題陳先生古柏軒卷

余嘗讀杜少陵古柏行愛其詞句雄麗旨味深長雖為武侯而發然其所以自許而自惜者殆亦至矣於戲武侯之遺風餘烈少陵之勁氣英才千載而下可想見也宛委陳先生如心以文簡公之胄家學有自素負志節遭世變遷與時進退用不盡其才而世罕知者嘗得吳興張有所篆古柏行秘蓄篋笥時出展玩非獨賞識其書蓋亦以少陵所自許者許已所惜者自惜耳每讀一過抱負之懷頓紓感念詠嘆之餘有不可以言喻者先生之心哉其子以咸特表著之以名其居室亦善繼志者與不然先人手澤之存不但是已何名為古柏耶

以咸能繼父志則所以立身顯親者又不待贅先生爲有子矣因爲識之

題張節婦傳後

越俗儉而力本慎飭禮節故其女婦人皆能貞信自守曹娥蔡婦光照前史近代如虞母周李母馮俞母聞俱以孝節旌異里閭相輝至正初予及見虞孝子年過九十郡守白野泰公舉鄉飲酒禮賓之李俞亦以才名爲時器重茲觀趙進士所述傳張母節孝事謂張母方氏年二十二歸張生子以禮僅二歲而失所天守志不渝孝養舅姑極其順承訓育以禮底于成立爲婦爲母人道備至有司上

其事既旌之矣大夫士又從而稱頌之嗟乎是固節婦天性純篤所致然俗尚之習風教之勸不無補也長民司化者其可後於此耶必禮孝事其母逮養以祿虞孝子將不專美矣

題孫先生墨蹟

人有曠世而相感異代而懷思豈偶然哉蓋盛德在人文章經世而氣味之忻合也矧父子師友鄉黨里閈心志交孚者乎會稽孫先生以父蔭纓世胤文行老成與莊節先生韓公同時四十餘年以詩學詞翰教授鄉里講貫贈與所以沾濡淋惠後學殆非一日值時勵勤中更喪亂典籍遺棄淪落

無幾可勝悲悅其子術得舊所壽李清樹詩一首如獲至寶裝潢珍毖求聞人題詠揄揚潛德發揮幽光至矣予謂然歎曰昔人嘗以先世翫閱器玩時陳之以象其生存亦能寳也況先人手澤心術之運精神之著豈其子寳愛不忘而弗能自已焉術也於片言半幅且猶重若是則先生平日遺訓流芳裕後者第能世守弗替先生為有子矣

題吳孟思篆書

予自弱冠遊浙水西獲交吳君孟思嘗求書先大父春江府君墓銘及它古人磬策文辭至正戊戌吳君之子昭辟地於越謁予上虞五大夫里出其

先人篆隸書孝經一十八章裝潢成卷且曰吾先人奄棄遺孤舊藏兵燹平生手澤僅與本及四體千文而已幸識之予謂曰禮有之父歿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況子先大夫篆隸名世筆法為後人式四方得之購藏恐後今所遺孝經則詒謀之志固有在矣子毋徒以字畫為也尚楙明聖賢前訓克承厥志則子所以顯其親者至矣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昭其敬勗之哉

題句容杜竹隱傳後

重紀至正己卯先師東溪林公仲節宰句容予自錢唐走謁見邑弟子杜澄伯清執經問難恂恂循

飭絕去浮靡予既內交焉且知其大父南溪翁家
範素著嚴毅有容浮姓兄弟數百十指事大小悉
咨之以行諸婦從姑姒主中饋脩內政皆躬執治
更不置婢妾內外斬斬家日充裕鄉里賢而師之
予嘗登其堂拜南溪翁及見对良竹隱諸君別去
數載當至正丙戌朝廷嘉其行義同日官其家五
人对良及伯清元德昆弟接武而起予又遇元德
西湖上握手道舊自是不通問者三十年已茲來
金陵讀楊孟載氏所述竹隱先生傳感歎存歿戚
然于懷竹隱恬淡自持貞介有守以壽考令終詩
書之澤有衍弗替非彊仁積義其能然耶因以表

杜氏家法之有自

謝鐸題唐仲友補傳

於虖世固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振饑抑姦拊弱剏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為飛言中仲友髙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

至六延章建議終不決元脩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蓋史官宋濂為補此傳有旨哉其

題白季清義貓卷

貓相乳者讓食義也非性也貓多忌尤多爭性也非義也物非性於仁義也猶以義見稱況性於倫義者乎太原白公季清長浙東帥府幕時家畜二貓俱有宗僮奴韜以之棲其一先產五子既而一產二子先貓啣已子就後棲并乳之朗日後貓復啣五子于前棲亦并乳之自是合處一棲往來乳哺無少悻人咸異而義之客有知白公者曰是公

性孝友事母能養志不懈昆弟五蚤世公撫育遺孤猶己子内外無

乳寔一氣之感召也昔北平王有德惠貓相乳他子江東陳氏同居犬共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為之不食載諸簡冊傳誦將來若白公事端可與之並傳哉